

江畔有天籁 重庆又风华



“重庆风华”江畔音乐会。

杨满 摄/视觉重庆

□周勇

孟夏之夜，两江之畔，华灯初上，浪漫与天籁齐飞，江城共灯火一色。

重庆直辖27年了！6月15日晚，一场“重庆风华”江畔音乐会奏响，这是献给这座即将进入而立之年的山城重庆的音乐大礼。

遥想2022年12月24日，两江之滨的那场“夜生活江畔民谣”音乐会还略感青涩。500天后，随着《重庆风华》的唱响，它款款走来，仪态万方地面对中国和世界，奏响这江山之城的乐章。

它就是重庆文投集团和重庆民族乐团在全国首创、共同培育的极具重庆辨识度的江畔音乐会，如今已成为一个文化现象。

江畔音乐会占尽重庆这座世界级江山之城的C位。

它背靠重庆大剧院，现代感十足，国际性满满。它面对朝天门，这是重庆城市的符号，城市历史的坐标，更是引领重庆前行的风帆。它右牵洪崖洞，左挽长嘉汇，两江竞流，四岸参差，山城巍峨，市声如歌。

当我们坐在江畔，仰看繁星闪耀，俯瞰大江奔流，辉煌重庆的万家灯火与浩瀚宇宙灿星空浑然一体。

这，就是中国的重庆，更是环顾世界、独一无二中国景观。

在山水之间吟咏自然之美，在城市的韵律之中演奏音乐的华章，这是古今中外朗诵诗歌、演绎音乐的至高境界。江畔音乐会找到了一个展现中国形象、重庆形象的新平台，它让高雅艺术走出了音乐厅的“小房子”，走上了大江之畔的“大舞台”。在山水之城、天上街市甸

丽夜景的背景下，首创“以天为帷幕、以地为舞台”的崭新模式，让市民天天生活在音乐中，让乐团天天活跃在重庆里，山水共存，人乐共情，以最浪漫气质，最具重庆特点，最显山水景观，融合中国管弦和视听艺术的方式，打造出在全国有影响力、辨识度、美誉度的沉浸式现象级音乐会。

我与重庆民族乐团团长何建国因情景国乐音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而相识。他告诉我，十年前他带领一批音乐家到重庆演出时，他们在朝天门前惊叹重庆的山水壮美，心中便有了一个梦

想。2022年，乐团与重庆文投集团的重庆大剧院一拍即合，曾经的梦想催生出崭新的创意——在两江之畔开一场音乐会，用音乐来抚慰心灵，用乐曲来拥抱新重庆。说干就干！这一年12月，大剧院团队连夜搭台，租借设备，“夜生活江畔民谣”音乐会得以奏响在重庆大剧院户外广场。拥抱生活的火热激情，在那一晚迸发出来，既炽热如火，澎湃奔放，也温暖如春，余音绕梁，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昂扬律动的那一声号角。

如今的江畔音乐会，已成为他们创新性实践“中国管弦乐”的新舞台。早

在1964年创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民族乐队与西洋乐队融合演奏的设想，并尝试其中。至今我还记得开场时那一百把二胡与西洋乐团共同演奏陕北民歌《东方红》时的宏大场面和身心享受。这些年来，重庆民族乐团努力以中国民族乐队和音乐语言为主，辅以西洋乐队及音乐语言，创新演绎了中国音乐作品，并原创了《弦上巴渝》《朝天扬帆》《告别千年》等新作品。实践证明，这是演绎融时代性、思想性、艺术性一体的中国新音乐作品最好的形式之一，被学界称之为“中国管弦乐”。

在近日这场江畔音乐会中，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乐曲已经由传统民乐改编成管弦乐曲，其“中段”有一段很抒情、很走心、很让人感怀的乐句，让人穿越时空，浮想联翩，那是甜蜜的回忆。在主快板部分，则运用了爵士乐技法使之活泼起来。乐团把西方最火的音乐剧《歌剧魅影》、电影《加勒比海盗》的主题及各章重要片段乐曲加以重新编配，做成组曲上演。这是为适应都市国际化所为。音乐会中既有在国内传唱度极高的《长江之歌》《火里的中国》等，也有全新创排的《起风了》《兰亭序》《晚风心里吹》《海阔天空》等流行乐曲，让各个年龄段的听众各得其所，现场互动频繁，欢呼声此起彼伏。

这是一次美美与共的合作。主办方是重庆文投集团。文投集团是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文化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的引领者，是重庆文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而江畔音乐会是他们立足主业的新赛道。他们与重庆民族乐团等本土院团精诚合作，并邀请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艺术家们、艺术团到重庆同台演出，已经把江畔音乐会做成了全国范围内一个现象级的文旅融合新IP。

我特别注意到，这场音乐会专门演绎了重庆民族乐团的新创作品《重庆风华》，并以此压轴。在重庆的原创音乐中，还没有一首全面反映重庆城市时代新景和重庆人时代精神的合唱歌曲。《重庆风华》从时代美景开篇：“彩虹卧波，牵手四岸，城郭魔幻云中漾，大城灯火映照夜色美，平湖高峡好风光。”进而回溯到“解放碑钟声回响，红旗猎猎心中飞扬。人民好坐江山，初心写在大地”，热情讴歌了百年党带领重庆人民书写的时代华章。

在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的重要时刻，更豪迈地高唱：重整行装再出发，无限风华在前方。

因此这是一个回顾百年征程和伟大成就，展现重庆城市时代新景，抒发重庆人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同时，也何尝不是表达重庆文投对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的深情祝福和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坚定决心，也是重庆文化人为了人民、走近人民、服务人民的奉献之作。

江畔音乐会已成重庆文化的品牌。我希望它，秉持中国品质、中国气派、重庆特色、巴渝韵味，同时借鉴西方音乐精华，借助互联网的翅膀，在“中国管弦乐”的道路上，精耕细作，精益求精，立体传播，行稳致远。期待它，立足重庆，牵手万里长江沿线城市，熔铸长江文化这个音乐会之魂，以音乐会为核，与其他艺术门类、非遗、旅游、商贸等行业联动，串起区域的文化产业市场；做好“江畔”文章，进军长江沿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中国演艺市场，在积累经验和能量的基础上，勇敢地走向世界。

仰望星辰大海、天上街市，在《重庆风华》曲终之时，愿两江之畔，常有绕梁天籁。

更遥想，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大江大河之畔能看到重庆音乐人的身影，听到中国的“江畔”之音。

观潮

内心的风景

□春涌

《晚熟——杨兰明油画作品展》近日开展，吸引了不少观众。杨兰明是一位业余画家，虽自幼研习绘画，有较扎实的功底，但长期从事的是行政管理工作，事务缠身，对艺术的喜好只有暂时搁置。如今，半生云烟已过去，那个背着画夹穿行在坡上坎下写生的少年归来了，拂去世事的浮尘，重新拿起念兹在兹的画笔，将多年积淀在心中的美景和情愫，恣意挥洒在画布上。

观兰明之画作，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那就是浓浓的乡土情怀。这次展出的60多幅作品都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以重庆乡村风景为主。

19世纪英国著名风景画家康斯特勃尔说过，风景是承载情感的容器。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杨兰明的作品洋溢着对家乡的挚爱，饱经风霜磨砺、亲历城市巨变，存储风景于心中，以色彩线条来讲述他感悟的乡愁故事，这也是一位重庆市民在直辖27周年之际献给家乡的一份小小礼物。

兰明之画，笔触舒展、色彩内敛却情感充沛、个性鲜明。无论是村落、古镇、河流、小桥、树木，表面风平水静，波澜不惊，但细细观赏，舒适宁静之中寓以灵动鲜活，有一种生命的律动和内在的张力，画风温情而浓烈。

比如《黑山谷系列》，他并没有刻意去表现山势的雄奇险峻，而是以刀代笔用大块的青绿色来勾勒黑山谷的青山之美和雄浑之气，极具韵律感和冲击力，这恰恰是对重庆人心中黑山谷的传神着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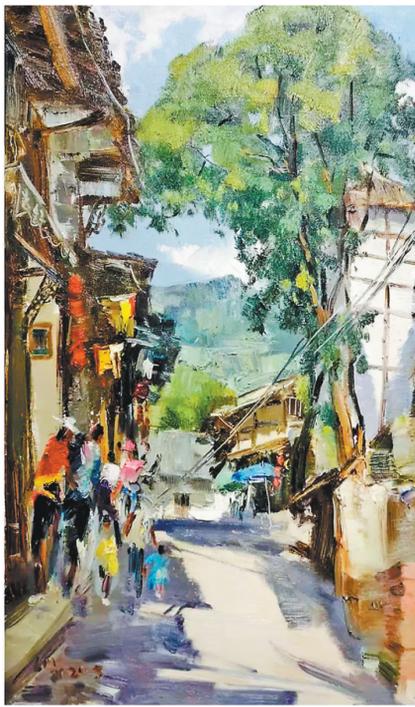
比如《涂山古寺》，作者的笔触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寺庙建筑的描摹上，而是让寺前的一株枝盘曲、枝叶翠绿的老树成为画面焦点，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构图，生动展现了禅房花木深的意蕴，也让人不禁联想到法国画家柯罗的风景名作《倾斜的树干》，朴实中透着诗意。

绘画是画家人生经历和情感的折射与外化，纵览兰明的诸多画作，初看并不惊艳，但愈看愈有韵味，一幅作品总是一段故事，蕴含着作者对风景的阐释，对岁月的感悟。

他的素材都来自于常年行走田间地头的写生，但作品又不拘泥于景物本身，而是将写实与写意相结合，既充满生活气息又富有艺术想象力，将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融入画作中，以此来成就“心中之画”，正如画展冠以“晚熟”之名，如陈年老酒，弥散着时光的醇香。

兰明的作品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不矫揉造作，纯粹自然。他的创作既无迎合市场、待价而沽的功利之心，亦无参赛获奖、登堂入室之念，只是凭着内心对艺术的热爱和冲动而直抒胸臆，将积蓄多年的情感和挚爱宣泄在画作中。比如《丰盛古镇》，画家用看似潦草随意的笔触描绘街景，黄色的店招、色彩斑斓的行人使古镇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番趣味。

少了世俗的羁绊，远离功利杂念，方能从容抵抗世间的躁动，创作自然云卷云舒、淋漓酣畅，作品就呈现一种朴拙纯净之美，用当下流行的词语来形容就是有松弛感，这也正是兰明作品的意趣所在，也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丰盛古镇(油画)

杨兰明

□古建祥

儿时，夏季的某一天，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赶集。转了一圈后，父亲买齐了东西，准备回家。弟弟却赖在卖桃子的摊位前，要吃桃子。

那时家里条件并不好，见父亲不肯买，弟弟就骑抱着旁边的一棵大树又哭又闹。父亲执拗不过，只好掏出5分钱买了几个。看着弟弟破涕为笑，又看看我羡慕的样子，父亲一咬牙又买了3个——姐姐和妹妹在家里，没来赶集。

弟弟抓过桃子，三下五除二，几口就吃完了。父亲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们喜欢吃桃子，我们就种几棵吧。于是，我们把4颗桃核洗得干干净净的，晾干后跟四季豆种子存放在一起。

第二年播种四季豆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在院子边上开辟出一块空地，把桃核种到土里。我们兄妹四人几乎天天去看种桃核的地方，看着土地冒出一个苞儿，露出一丝嫩芽，长出第一片叶子……

寒来暑往，有三棵桃树苗存活下来，第二年春天有卷烟那么粗。又过一年，只剩独苗一棵，有锅铲把子那么粗，还开了十几朵花。

我们兄妹四人欢呼雀跃，期待着它结出又大又红的桃子，最好是孙悟空偷吃的那种。父亲却笑而不语。桃花凋谢后，倒是挂了几个桃子，但长得非常慢，一直到夏天结束，才杏子那么大，也没有变红。忍不住的弟弟摘下咬了一口，又吐又跳：“一点都不好吃！”

父亲看着我们失望的样子，满脸怜爱。他说，这是“毛桃”，不是“钵桃”。我们当地人把那种又大又红又好吃的桃子叫“钵桃”，而那种又小又涩又没什么肉的桃子叫“毛桃”。

父亲说，这桃树不比四季豆、豇豆，是要嫁接才能结“钵桃”的。于是，我们又期盼着父亲早一点嫁接，让它结出又大又红又好吃的“钵桃”。

那段时间，父亲四处打听，终于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找到一棵适合嫁接的桃树。春节刚过，我们就催着父亲去剪枝条，搞嫁接。

不知道是父亲的嫁接技术学得好，弟弟妹妹照管得好，还是我们的桃树种得好，嫁接点的芽苞一天天膨大起来。一周后，居然有两个芽点长出了花蕾。

兄妹四人喜出望外，姐姐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父亲时，他居然没有丝毫高兴的表情，只是淡淡地说，赶紧把花蕾掐掉。

看着不解的我们，父亲自顾自地卷了一颗烟，点燃，解释说，这是刚嫁接的芽苞，养分还很少，养不活花蕾的，更养不活一个“钵桃”。他还打比方说，就好比让弟弟去挑水，“人都还没水桶高呢，挑得动吗？”

于是，我们就盼着嫁接的枝条快快长大，三天两头地拿筷子去比画，看哪根枝条长得粗、哪根枝条长得长、哪

□吴风连

第一次见到单位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就被逗乐了。

它们斜着头，仰着脸，四只圆鼓鼓的大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仿佛有好多话要跟我说。两张大嘴，开心地咧开来，哈哈大笑，兴奋得舌头都伸出来了。四只脚，牢牢撑住地面，蓄足了劲，感觉稍不注意，就要扑到我怀中。

好一对憨厚稚拙、天真淘气的石狮子，我伸出手，摸摸它们的头，拍拍它们的背，自言自语：即日起，咱们就朝夕相处了，只要乐意，每天上下班，都可拉个手，问个好。

这对石狮子的个头不大，蹲伏在大门前，一左一右，各自背着一根粗壮的柱子。高大厚重的柱子，与它们小小的身躯形成巨大反差。

单位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这对石狮子叫柱础，是用来保护大门口门柱柱脚的。有了它，地上的潮气就不会浸到柱子里。它们还有天气预报的功能，只要石狮子身上冒出小水珠，天必下雨，百试不爽。我查了资料，还真有“础润而雨”的说法。

和这对石狮子玩耍最多的还是单位大院里的孩子们。一到双休日，他们就围坐在石狮子周围，有的端着饭碗，坐在石狮子屁股上吃饭；有的把作业本放在石狮子身上写作业；还有的把书包挂在石狮的脖子上，多的时候，一个石狮子的脖子上要挂五个书包。

每次看到挂着一大串书包咧开嘴大笑的石狮子，我都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忍不住想，假如石狮子会说话，会突然冒出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

乐乎”吗？

去年，西南大学一位姓王的教授来山区采风，他趴在单位门口，戴着眼镜，手持放大镜，对着石狮子，一个劲地照来照去，边照边记录，忙碌了大半天，还意犹未尽，使我对这对石狮子格外关注。

王教授说，这对石狮子，正面看，一副憨顽拙朴的面容，粗犷奔放，神似形不似；但看它的背面，线条流畅灵动，雕工极其细腻精准，形似神似，气势飞扬。它们终日背着两根巨大的柱子，负重如山，可脸上却没有一丝怨气，而是昂首仰面，目视远方，嘴角高扬，哈哈大笑，极好地表现了“以苦为乐是大乐”的主题。

听了王教授的话，我萌生了去拜访这对石狮制作者的想法。同事们告诉我，石狮是我们酉阳铜鼓镇清泉村一位姓万的老石匠雕刻的，那儿距离单位大约一小时车程。

那天刚下过雨，山林里到处是水，耳朵里灌满哗哗水声，空气被雨水洗过，弥漫着树木和青草的气味。

万石匠的家离老龙洞不远，一见面，我就忙着请教。

“怎么才能知道一个石匠水平的高低呢？”

“山里石匠，手艺大多是祖传的，水平都差不多，非要分出个高低，要我说，主要看鳌路功夫怎样。”

“鳌路？”

“就是钢钎在石料上刻下的线条，这不，你看看我家的屋基石，这可是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哩！”

坚硬的石块上，刻下如此庞大的线条巨阵，不知要付出多大的心血。

“不要小瞧了这些鳌路，要达到心手相应，铁锤、钢钎、石料合一，随心所欲地在石头上刻线，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好的石匠跟师傅也要学个三年五载。一锤一锤，一条线一条线，千万次练习，一整天一整天击打。”

“如此枯燥、乏味、重复的线条真是累坏了人！”

“是啊！养儿莫学打石匠，天晴落雨在坡上。石匠是苦，但我自有解苦的法子。就说这直线，我叫它‘一炷香’；斜线，叫‘风赶雨’；菱形，称作‘梭子灯’；圆形，称作‘古老钱’。”

“在石头上刻一条直线不费劲，刻千万条一样的直线很费劲。但我把直线当成是‘一炷香’，寻思着，百年老屋，纤尘不染，阳光照进来，没有一丝风，点燃一炷香，敬天敬地，祈求家人平安安康，一锤一锤，一锤一锤，千万支香，刻着刻着，就满屋生香。”

“在石头上刻一条斜线不难，但要刻下千万条斜线，线线匀称，都像尺打的一样，是很难。可我把斜线当成是‘风赶雨’，想象着，初春时节，绵绵细雨，洒在秧苗上，落在草木间，一阵轻风吹过，雨丝齐刷刷地斜过来，风赶雨，雨随风，万物生长，五谷丰登，刻再多的斜线也乐意。”

“这个能在劳苦中找到乐趣的办法真好！”

谈起单位门口的那对狮子，提到王教授。万石匠说，三年前，是有个教授，也姓王，戴着眼镜，手里还拿着个放大镜，说是要写一本武陵山区民间美术的书，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到处找民间艺人访谈，他还在我家住过一宿，也不知这个王教授是不是你说的那个王教授，这人吃得苦，他的书该写好了吧。

种桃树

根枝条还分了叉。

真正的考验随着又一年春节后的和煦暖阳开始了。这已经是种桃的第五年，树干有鸡蛋那么粗，房檐那么高，树冠成伞状，开满了粉红的花朵，春风吹来，清香扑鼻，落英缤纷。桃花落尽，桃叶长出，绿荫如盖。这个时候，弟弟妹妹的担子就更重了，铁环不滚了、蹇子不踢了，一门心思看护着桃树。

伤心的是，在桃子长到李子那么大时，我们发现树上的桃子一夜之间少了很多很多。天上没有刮风下雨，地上也没有掉落果子。难道，是被鸟吃了？

看着我们疑惑的眼神，母亲发话了，她悄悄告诉我们，是父亲剪掉的。于是，父亲又开始给我们“上课”：这桃树还小，不能留下太多果子，晓得不？

“晓得了。”一向善于抢话的弟弟说，“还没长大，不能挑水。”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果子一天天变大变红。不过，这又大又红的“钵桃”也吸引了鸟类、昆虫和小孩子们的注意。

我们没想到，忍受了播种的辛劳、成长的等待、嫁接的考验、蔬果的割爱，还要和麻雀蚂蚁、大人小孩斗智斗勇。父亲似乎早有谋划，给我们分了工。弟弟妹妹负责对付蚂蚁昆虫，来一个摁一个；我和姐姐负责对付麻雀画眉，敲盆敲碗；母亲则对院子里的孩子们许诺，桃子成熟后每人分一个。

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持续高温干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桃子，开始开口开裂，露出红色的果肉，成群的蝴蝶和苍蝇让我们防不胜防，有的果子甚至坏掉，落到地上。

我们不得不提前收获。摘完一数，一共23个，完好无损的只有10个。父亲问怎么办。母亲说，院子里还有8个小伙伴，就送他们每人一个吧，我们自己留两个。稍作停顿，母亲又说，爷爷奶奶那里也送一个吧。

五年的时间，浇水施肥、驱虫赶鸟、嫁接蔬果，等来的只有一个完好无损的桃子。兄妹四人的惴惴然可想而知。但父亲却显得很高兴，他打来一盆水把这个桃子洗了又洗，均匀地分成6份，再放到盘子里。父亲郑重其事地说，今天是收获的日子，虽然只有一个完好无损的桃子，但明年就会有更多更好的桃子了。

“只要桃树在，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桃子。”母亲说。

这一年秋天，弟弟妹妹都上学了。那棵桃树越长越大，结了越来越多的桃子，又大又红又好。

不过在我们的记忆里，最有味道的是那个分成6份的桃子。

它是我们亲手种出来并分享的第一个完好无损的桃子，饱含着播种的辛劳、成长的等待、嫁接的考验、蔬果的割爱，以及和麻雀蚂蚁、大人小孩的斗智斗勇，更有父母寄予其中的用心与期望，滋味隽永。